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三怪

山東陸錕，字虎臣。幼習於少林，以拳勇名天下。走齊魯燕薊間，啟篋夜行，無敢犯者。自謂生平從未逢敵手，惟逢官聘，力除三怪，至今思之猶悸。其一為濟南李大，業負販。捷足善走，自南詣北，往往不藉舟車。一日為衙役代遞文移，貪程忘住宿處，地僻日暮，無可棲止，不得已，宿一古廟中。窗毀壞，佛像剝落，佛龕中帷幕亦無，四顧躊躇，無所為計。忽見壁間懸一巨鼓，敗革半存，中空僅可容身，思借此暫作棲息，當無不可。爰即攀援而上，枕衣包以寢焉。奔走既倦，遽入睡鄉。及醒，聞佛殿中人聲喧雜，奇甚，略探首出視，則見庭內月明如水，蹲聚諸人，鬚髮皆見，物分餘堆，如其人數。俄聞上坐一人曰：「剖分各物可公且均乎？」眾咸稱善。旋即鳴角出令，約某日集某處，某日劫某家，毋得後期，不至者罰無赦。眾咸曰：「諾。」紛然各鳥獸散。李俟之既久，萬籟盡寂，正思欲下，見階間臥二人，其一鼾聲出焉，其一驟起，拔刃殊其首，捋物逕去。李睹之心悸，急欲脫身走，忽殿後旋風猝來，一物似人非人，跳躍而至，綠毛遍身，雙睛閃閃，與月光相激射，見階下屍，拍掌大笑，聲磔磔如鳥鳴，舉兩手撕而食之，作屠門之大嚼，齧骨脆然有聲。李至是膽幾欲裂，險從鼓中下墮，幸怪已果腹，竄入殿後，不復出。李乃冒寒踏月速行，天明猶不敢駐足。時巨室被盜，偵騎四出，見李形跡疑之，拘之至縣署。縣官聞獲盜，立坐堂皇。搜其身畔，得文移。詰其由，李備述夜間聞見。官戒勿宣佈，密遣幹役隱伺之，餘人盡入一網中。盜初猶不承，出李證之，乃無辭。是歲亢不雨，農田龜坼，祈禱無靈。官固讀書明理人，思李所見者，殆詩所云旱魃也，募有能捕之者，畀以重賞。陸適至，眾舉之以應聘。陸周視殿後，無跡可尋，因亦效李宿鼓中以覘之。夜未半，陡聞呼嘯聲。甫欲起，而怪已至前，手攫鼓裂作數口，陸亦墮地。陸急竄進怪之胯下，舉手中刃刺之，如斲鐵石；方欲再刺，而刀已入怪手，折作數截。陸環顧殿中，無一物可以御怪者，急隱身佛龕後。怪已攫佛像裂之，方欲磨牙吮血，不意佛腹蟠有巨蛇，繞怪頸三匝，怪不能脫，但張兩手如箕，作攫拿狀。陸急躍出，拾地上斷刀，其腹，飲刃者尺有咫，然一聲，怪始倒地。蛇倏不見。蓋怪遍體皆堅，惟腹下三寸，可制其死命，陸適中，乃要害也。味爽，眾集，見怪，無不歎異，咸稱陸之膽巨而力猛，初不知其邀神助也。昇屍投昇烈燄，臭達數里。須臾，甘霖大沛，田野沾足。官旋以卓異升任去。

其一為衛輝府陳仲良，以上捨生納資得縣尉，需次汴垣。一日，由汴至衛，中途投宿逆旅。仲良獨居內房，外則一僕一廚人，並據一室。黃昏，一婦牽帷而入，布裳椎髻，容色不俗，鬢邊插一紅花，不類北地妝。僕與廚人方高踞胡牀調片，婦忸怩陳詞，殊有欲炙色。僕戲與周旋，漸入游語。廚人呵之去，聲色俱厲。婦出外，隱身帷間，以手招僕。僕托故外行，久之不至。仲良以事呼僕，令廚人呵之。去甫及閤，而身遽僕地。仲良聞聲有異，踉蹌出視，亦僕。適擊柝者過，見一人浴血遍體，有身而無首，方作刑天之舞；別有二人橫臥於側。眾乃大嘩，帚杖並擊，屍身始倒。爰扶二人起，灌救百端，方蘇。詰其所見，始知無首者即其僕也。婦已不見，首亦遍覓弗得。遂鳴於官，成疑案焉。適陸路經衛輝，聞其異，往觀之。眾見陸，咸喜曰：「事濟矣！」告以前後顛末。陸曰：「距此半里許有一蕭寺，停棺無數，或有變異，事未可知。」眾信其言，噪而往。停柩之所深邃不見天日，秉炬始入。棺壘置可接屋椽，最下一棺，夾縫中露一辮發，廚人猶能辨識，曰：「是僕無疑。」往稟於官。官命役盡撤上棺，方擬施斧鑿，陰風颯然，棺蓋自啟，中一人徐徐起坐，則婦也。眾悉驚懼，狂奔而出。陸恃其勇，獨不走。婦以手擲陸，血淋漓滿面，腥臭異常。陸攜有手槍，擊之不鳴，始懼思遁，恐貽眾笑。適廚人反身復入，謂陸曰：「我觀此物亦易制也。頃得義經一卷於此，請裹於木桿，橫撻之，當可勝也。」陸從之。於是二人前後迭擊之，婦屢起屢僕，久之，婦躍出棺外。陸揮刀直刺其心，乃不能起。眾因復集。驗其頭，果僕也，案遂結。積薪焚婦屍，而一方之患以除。

其一為太原潘駿，雖鄉居而讀書習舉業，已入邑庠。娶鄰村梁氏女為繼室，伉儷甚篤。一日送其妻歸寧，行至半途，下驢少駐，潘牽驢往水濱略作盤桓，及返，不見其妻。四週遍跡，形影俱杳。心中悲急萬分，策驢逕詣婦家，猶冀其妻之自返也，至則並未言歸。於是兩家互鳴於官。官詢其地，有一巨石，方廣盈數丈，妻坐石上，回時已失。乃命人夫百口昇去此石，石去洞現，其深無底。募有能入者，當畀重賞。村人許福，短小精悍而有膽智，應募而入。初進，路徑甚狹。偃偻而行，覺漸寬轉，始猶捫壁，繼堪掉臂，陡覺一線天光，引人入勝。推扉四顧，豁然開朗，別一世界，其中石几、石榻、石爐、石灶，無一非石鑿成，精瑩光潔，不著纖塵，石室三楹，頗極幽敞。東西兩楹似皆有人居，帷帳中微聞有呻吟聲；中楹有一僧，肥胖異常，腹巨如五石瓠，盤膝危坐蒲團，鼾睡未醒。福逕前撼之，亦不動。忽東室帳帳自啟，內有裸體女子六七人，身無寸縷，見福稱異。福視其衣皆於上，因擲與之，仍不敢著也。須臾，西室女子自內出，亦如此狀。階下白骨累累，堆積幾滿。福出，以狀白官。官命幹役偕福入，凡有婦女，悉取之出，潘駿婦亦在其中，尚無恙也。命牽僧來，則百口人呼之不聞，搖之不寤。不得已，以石椅昇之出。官視其容，渾如寺中所塑彌勒。即命置之囚車，昇入城中。甫及，僧忽醒，啟眼微視，大笑不止，忽爾張口四噓，狂驟發，塵沙飛揚，眾皆辟易，目盡眩。風止目開，而僧去已遠。官怒曰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乃容此種妖魅淫淫婦女！余固天子命吏也，苟不除此妖，何面目官於此土哉！」乃作檄文告於城隍神，且下令曰：「有能捕治妖僧者，立畀千金。」眾共舉陸錕。陸曰：「余能鬥力，不能鬥法，豈能勝此巨任哉？」因宿城隍廟中，祈求神佑。夜夢神謂之曰：「妖僧法術精深，汝非其敵。今彼罪惡貫盈，上天特假汝手以斬之，用警於眾。茲予昇汝三符，一吞服，一佩身，一當事急時焚之。」及醒，三符宛在。乃再拜謝神賜，服佩一如神言，逶迤入洞。窺之，妖僧固在，即奮身與之角。拳著僧腹，如著敗絮。俄而拳陷入僧腹，不得出，窘甚。忽地中出火，急舉所藏符焚之，閃電捷過，迅霆下擊，僧已斃於霹靂之下。